

詩

集

傳

詩集傳卷第三

鄘柏舟

國風

柏舟共姜自誓也

衛釐公之世子共伯餘立未逾年而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誓而不許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中河舟之所當在也婦人之在夫家猶舟之在河也髡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也儀匹也之至也矢誓也天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疑彼兩疑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匹也慝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冓成也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衛人疾之而莫能去譬如蒺藜之生於牆欲掃去之恐其傷牆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長也

襄除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
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
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也象服者象物以爲服蓋榆翟闕翟也書曰
予欲觀古人之象能與君子偕老乃可以有副
笄六珈委委佗佗緩而有禮如山河之崇深乃
可以有象服今宣姜之不善將如是服何哉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瑱髮如雲不脣疑也王之瑱
也象之掃也揚且之哲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
也

玼鮮盛貌也翟榆翟闕翟也瑱黑也脣繫也疑
髮也瑱塞耳也掃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哲
白也以是盛服尊女使如天帝然者非以女有

德可以配君子故耶嗟今無以受之也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紕袷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嗟鮮白貌也展衣夫人以禮見君及賓客之盛服也緜之縹者爲縹袷如紕暑服則加紕緜以自斂飭清視清明也顏顏角豐滿也展誠也媛美女也如是人者可以爲邦之媛矣而不爲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八句

桑中刺奔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免絲也託采唐以相誘也書曰明大命于沫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

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奔奔疆疆皆有常匹相隨之貌言宣姜鶉鶉之不若也兄則頑也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渡河東徙以廬于漕一年而卒齊桓公城楚丘以封文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始建城市而楚丘宮室百姓說之而作此詩定營室也營室中則十月中也於時可以營宮室矣楚宮楚丘宮也揆之以日揆日之出入以知東西也椅梓屬也爰曰也種此六木於宮者曰後可以伐琴瑟也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

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堂亦衛邑也景山大山也京高丘也文公之將徙於楚丘也升虛而望其高有陵阜可以屏蔽其國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從而卜之而得吉卜其終皆然信善可居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騅牝三千

靈善也倌人主駕者也文公勤於民事雨既止

見星而駕以行舍於桑田矣是以民說而稱之
曰不直哉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則宜其有
駮牝三千也言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
揚淺薄者之所能致耳馬七尺曰駮春秋傳文
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二百乘而此言三
千者蓋其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牡則三千也
世之學者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
雅皆美之之詩也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王
澤之薄也久矣非是人之所能復也昔周之興
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其種之也深而蓄之也

厚矣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
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
亦數百年其畜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
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于變其敗之也甚
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
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亦必有后稷公劉
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
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老者之所以
爲老爲其積衰也因其一日之安而以爲壯也
可乎其所以來者遠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蝮蝮止奔也

毛詩之叙曰衛文公之詩也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蝮蝮虹也蝮蝮之雨暴雨也不待陰陽和而雨矣猶女子之不待父母媒妁而行者也是以國人莫不惡之指之猶且不敢而況爲之乎故告之曰女子生而當行適人矣何患於不嫁而爲是非禮也

朝隤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隣升也崇終也朝有升氣于西終其朝而雨至矣何苦不俟而爲彼蝮蝮之暴雨也譬之女子之生至於成人則自當行矣何至汲汲於非禮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人苟知事之有命也則不爲不義安而竣之矣

蝮蝮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

毛詩之叙曰文公之詩也文公能正其羣臣故刺在位而無禮者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視鼠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
亦有皮而無禮耳人之所以爲人者豈以其面
亦以其禮也苟無禮則亦鼠矣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

毛詩之叙曰衛文公之詩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
子何以畀之

九旗皆注旄於干首古者招庶人以旃招士以
旂招大夫以旌干旄所以招之也素絲良馬所
以贈之也紕縫也四數也既有以招之又有以
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

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
子何以予之

鳥隼曰旗組縫組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

子何以告之

注旄而不設旒旒白旌祝屬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列國之詩皆以世爲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大小之次固當以世爲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兔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之間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
涉我心則憂

衛侯許穆夫人之兄戴公也大夫許大夫之弔
衛者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將歸親唁其
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禮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父母沒則使大夫
歸寧於兄弟而夫人不行故許穆夫人思歸唁
其兄而許人以禮不許夫人以爲禮施於無故
而欲歸寧者耳今衛國云矣弃其社稷宗廟而

廬於漕思歸言之而猶以此不許故曰不能旋
反言其執一而不知變也夫將欲止之必有已
之之道今無以已之而欲其止是以其心不肯
遠忘衛也然要之夫人終亦不行則知禮之不
可越故也蓋爲此詩以致其忠愛而已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閔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
之衆釋且狂

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也行道也阿丘之物爲不

少矣獨采其蠶而已然人無有尤之者以人各有所取也今我之懷衛亦各有道矣要以不爲不善則已而獨以是禮不許我何哉故曰其尤我者皆衆不更事之人也不然則狂者耳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極至也夫人思歸行衛之野而觀其麥之有無問其控告于大國誰因者誰至者許人雖尤之而其心不已故告其君子曰無我有尤雖竭爾思慮以爲我謀衛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非今之四章故也

衛淇奥

國風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奥隈也猗猗盛也匪斐通有文之貌也瑟矜莊

也。儻寬大也。赫明也。咥著也。護忘也。淇之澤深矣。然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隈之綠竹也。今淇上多竹。君子平居所以自修者亦至矣。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日夜去惡遷善以求全其性。然亦不可得而見也。徒見其見於外者。瑟然儻然。赫然咥然。人之見之者皆不忍忘也。是以知其積諸內者厚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孔子告之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子貢知其自切瑳琢磨得之此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如衛武公所謂富而好禮者歟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弁皮弁也會弁之縫中也蓋飾之以玉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

壁寬方綽方倚重較方善戲謔方不爲虐方
箕積也金錫圭壁言其既成也綽緩也較兩轎
上出軾者重較卿士之車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
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
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成也槃樂也澗也阿也陸也皆非人之所樂
也今而成樂於是必有所甚惡而不得已也寬

也適也軸也皆磐相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弗
諛既往之戒不可忘也弗過不可復往也弗告
不可復諫也皆自誓以不仕之辭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

碩人頎頎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
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此章言莊姜親戚之盛也頎頎長貌也國君夫
人嫁以翟衣衣錦者在塗之服也褰褻也衣錦
而尚之以黻惡其文之太著也莊姜齊世子得

臣之妹也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後爲齊桓公所滅妻之姊妹曰媿姊妹之夫曰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此章言其容貌之好也蝤蛴蝻也犀瓠瓣也螭蜻也頰廣而方倩口輔好也盼白黑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芘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章言其車服之美也敖敖長貌也幘馬纏鑣扇汗也人君以朱鑣鑣盛貌也芘車之後幘也

以翟羽爲之禮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
正寢大夫退然後罷夫人始至故爲之夙退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濊濊鱣鮪發發葭茨
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揭

此章言齊之強也河在齊之西北魚罟也茨
亂也庶姜同姓也庶士異姓也孽孽衆也揭
壯貌也是詩言有如此人者而君不答則君可
責而夫人可閔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此詩前二章皆男女相從之辭後四章皆女見
弃而自悔之辭布幣也貿買也託買絲而就之
謀爲淫亂也頓丘一成之丘也

乘彼境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
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境毀也復關氓之所在也體卦兆之體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甚吁嗟女
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

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桑之未落也其葉沃沃然爲若可依者也鳩食其甚甚美而不能去則將依焉不知其將黃而隕男子之始相得也意厚而財豐亦若可久者婦人喜而從之不知其三歲食貧而至於相弃也帷裳童容也婦人之車所以障者漸車帷裳言其不顧艱難而從之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

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唾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靡室勞矣言不以室家之勞爲勞也言旣遂矣至于暴矣言昏姻旣成而遇之以暴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泮何女心之不可知也反復也不思復其舊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

此詩叙與泉水叙同皆父母終不得歸寧者也
毛氏不知泉源淇水檜楫松舟之喻以爲此夫
婦不相能之辭故叙此詩爲適異國而不見荅
思而能以禮者失之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籊籊之竿而可以釣于淇猶言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言其近爾淇近則衛近矣
非不欲歸也不可得歸也蓋亦父母終而不得

歸寧者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思歸而不可得則以自解曰女子生而有遠父母兄弟之道矣譬如泉源淇水之不得相入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巧笑貌也儺行有度也知女子之爲必遠父母兄弟也則自修飭以順事君子俾無尤焉以慰父母兄弟而已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柏葉松身曰檜二木之相爲舟楫也不自從其

類而從非其類物則固有然者何獨女子也所以深自解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藿也雖有支然不得所依則蔓延於地而不能起童子雖佩觿然不能如我之多知也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故雖童子而佩觿容容刀也遂遂通佩玉也帶紳也

悻悻有節度之貌也言德不足以稱其服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鞮雖則佩鞮能不我甲容兮遂
兮垂帶悻兮

鞮決也能射御則佩決甲狎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

宋桓公之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出思
之而義不得往故作此詩以自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杭渡也河廣矣宋遠矣以爲一葦可度而跂可

見所以緩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宋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小舟也崇朝行崇朝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君子上從王事不得休息婦人思之而作是詩
伯其字也揭武貌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君子當至而不至猶欲雨而得日也思之而不得見是以甘心於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瘳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綏綏迅行貌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婦人自

傷不若狐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桓公城楚丘以封衛遺之車馬器服衛以復安
衛人德之故曰雖投我以木瓜我將報之以瓊
琚瓊琚之於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為報也永

以與之爲歡好而已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三

詩集傳卷第四

王黍離

國風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周公營之既成祀其先
王而還居西都以爲宗周近於西戎周衰子孫
不能及遠而文武之德未弃於天下其勢必有
遷者洛陽遠於戎狄而其旁國無當興者唯是
可以復立故城以待之而時以會東諸侯焉其
後十一世幽王失道申侯與犬戎攻而滅之晉
文侯鄭武公立其太子宜咎是爲平王遂徙居
東都其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

陽漸冀州之南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
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
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

宗周鎬京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平王東遷而宗周為墟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過
者閔之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靡靡猶遲遲也

彼忝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彼忝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
人哉

行者見忝稷之苗而及其穗且實蓋行役之久
也

忝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

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鑿牆以棲雞曰埒君子行役而無至期曾雞與
牛羊之不若柰何勿思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雞棲于桀日之夕
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佻會也雞棲于桀曰桀括至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陽陽自得也簧笙也人君有房中之樂此賤事

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爲樂矣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矣

君子陶陶左執翾右招我由教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也翾翻轟也舞者之所翳也教舞者之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

哉曷月子還歸哉

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
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
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
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平王未能
使諸侯宗周而強使戎申焉宜諸侯之不從也
其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戎申周之成者怨諸侯
之不戍之辭也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久戍
而不得代之辭也申平王之母家在陳鄭之南
而近楚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
曷月子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
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

蒲蒲柳也申甫許皆諸姜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蕓閔周也

中谷有蕓曠其乾矣有女仳離嘒其嘆矣嘒其嘆
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蕓曠其脩矣有女仳離
條其歆矣條其歆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蕓曠
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菴籬也曠燥也伋別也脩長也草長遠地則易
枯中谷之菴旱之所難及也今也既先燥其生
於乾者又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
於濕者亦不免也旱及於濕則盡矣譬如周人
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弃其妻耳其後
人之不善者弃之矣及其既甚至有無故而弃
之者故其以艱難而見弃者則嘆之嘆之者知
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弃者則條條然而歎
歎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弃也則泣而已
泣者窮之甚也

中谷有藿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

毛詩之叙曰相王之詩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尚寐無吡

爰爰緩也吡動也兔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
亂則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其曰
尚寐無吡寧死而不欲見之之辭也或曰羅所
以取兔也兔則免矣而雉則罹之天下之禍首
亂者之報也首亂者則逝矣而爲之繼者受之

非其所為而反受其禍是以寐而不欲動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
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罟覆車也造亦為也

有兔爰爰雉罹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
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罟覆也庸用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或曰刺桓王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長也水厓曰漘王謂同姓曰叔父葛藟生於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盛也王今棄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漘厓也謂其夫父者其妻則母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

昆亦莫我聞

夷上洒下濟聞與聞吾事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采葛所以爲絺綌采蕭所以供祭祀采艾所以攻疾病耳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茨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諸侯之車也檻檻車聲也毳衣子男之衣也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繡其青者如茨天子之大夫有以子男入而爲之者古者大夫巡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其聽之也明而止之有道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蓋傷今不能矣

大車嘒嘒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嘒嘒重遲貌也。璊，赭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生也。生則有內外之別，而死則同穴。夫婦之正也。古之聽男女之訟者，非獨使淫奔者止也，乃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而無相弃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

毛詩之叙曰：莊王之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子嗟，當時賢者，留其氏也。隱居於丘陵之間而

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子嗟也民思其賢而庶
其肯徐來從之故曰將其來施施施徐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公曰子國子嗟父也將其來食庶幾肯來從
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庶幾肯來遺我以善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緇衣

國風

鄭桓公女宣王之母弟食采於鄭爲幽王司徒

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是時王室多故公懼及於難問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鄆爲大號叔恃勢鄆仲恃險皆有驕倭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弊補丹依疇歷華君之上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茅隄而食溱洧脩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從之幽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復

爲周司徒而變風始作鄭者其所食采地今華之鄭是也及旣得號鄭施舊號於新邑則今鄭是也

緇衣美武公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粢兮

武公爲平王卿士緇衣其聽朝之正服也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民之愛武公不知厭也故曰子之緇衣敝歟子將爲子改爲之子適子之館歟苟還也子將授子以粢粢殮也愛之

無厭之辭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粢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
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蓆大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
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武公夫人姜氏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爲請於

莊公而封之京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不聽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又諫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及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以襲鄭夫人將啓之則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而逐之由是觀之莊公非畏父母之言者也欲必致叔于死耳夫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

夫因其言而記之者以示得其情也然毛氏不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將請也仲子祭仲也杞柝屬也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杞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強忍之木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共叔段也叔之出田也民皆從之至於巷無
居者夫豈誠無居者乎莫如叔之信美而又仁
者是以從之者衆也言叔之爲人多才而好勇
不義而得衆然詩人作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
非以惡段而以刺莊公者言莊公力能禁之而
不禁俟其亂而加以大戮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
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數火
烈具舉禋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弔戒其傷女
內曰服外曰駮駮服之和如舞者之中節御之
善也用火宵田也暴徒手搏之也弔習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馮行叔在藪火烈
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襄駕也上駕馬之最良也馮行言與服馬相次
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捨拔曰縱覆簫曰送忌
辭也

叔于田乘乘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
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柵忌抑鬯弓忌

驪白雜毛曰鴝如手言如左右手之相助也柵
所以覆矢也鬯發弓也由事將畢則馬行遲發
矢希既畢則覆矢而發弓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翔翔

文公之十三年狄入衛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高克之爲人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不能於是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爲之賦是詩清鄭邑也彭鄭郊也高克之師皆清人也駟介馬之被甲者也一車而二矛備折毀也英矛飾也翔翔於河上非所以禦狄也以禦狄爲名而逐高克也以君而逐大夫不能

而假興師焉以爲大無政刑矣故春秋書之曰
鄭奔其師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消亦鄭郊也喬高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鄭郊也將車御者在左戎右在右中軍上
將也言御者還旋其車而戎右抽刃以與其將
習爲容好而已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侯君也舍施也其裘
光澤如濡其人信直而有君德其民稱之曰是
出令而不變者言德之稱其照傷今不然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禮維君用純故諸臣之羔裘以豹飾祛袖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鮮盛貌也大國三卿英者才過人也粲衆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

毛詩之叙曰莊公之詩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摻擊也袪袂也寔速也故舊也君子去之而欲
留之故願見之道路擊其袂而告之曰無我惡
而去我君雖失德然而不速去者舊臣之宜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寔好也
醜醜通好舊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

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
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
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
報之

夫婦相戒以夙興婦人勉其君子曰雞既鳴明
星見矣可以起從外事弋取鳧鴈歸以爲肴相
與飲酒偕老而不厭且非特如此而已苟子有
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言
不留色而好德也明星啓明也弋繳射也加中
也史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宜和其所

宜也雜佩衡璜琚瑀衝牙之類問遺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援至於見逐故國人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以刺之禮親迎則同車舜木槿也都闕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孟

三十五
姜德音不忘

行道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

毛詩之叙以爲所美非美故其言扶蘇荷華也
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云尔然而扶蘇非大
木也鄭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
君子在下之謂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
美草則又曰此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
夫使說者勞而不得皆叙惑之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扶渠也其華菡萏子都世
之美好者也狂狂猶也夫苟高而爲扶蘇之槁
不若下而爲荷華之盛也忽之爲人自絜而好
名非有爲國之慮也莊公多內寵而忽辭昏於
齊失大國之援終以見逐譬如扶蘇之生於山
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庇不如荷華
之生於隰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爲絜而害
於國乃所謂狂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校童

上竦無枝曰橋游放縱也龍紅草也充美也狡壯狡也忽之爲人可謂狡童矣未可謂成人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穉兮刺忽也

毛詩之叙以爲君弱臣強不倡而和故曰君倡而臣和猶風起而穉應也夫穉兮穉兮風其吹女此憂懼之辭而非唱和之意也

穉兮穉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穉落也木槁則其穉懼風風至而隕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於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

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子苟倡也子將和女蓋有異志矣

蘼兮蘼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成也

蘼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賢者欲與之圖事而忽不與故憂之不遑食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食祿也

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鄭世子忽立未逾年厲公逐之而自立四年祭仲逐厲公而召忽二年高渠彌殺之而立子亶一年齊人殺子亶及高渠彌祭仲又立子儀厲公之出奔復入居鄭櫟子儀十四年厲公入鄭凡鄭亂二十餘年四公子爭立至厲公復入而

後鄭少安故鄭人思大國之正已曰子苟惠而
思正吾亂褰裳而可以涉溱洧矣鄭無難入者
子苟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
狂童之狂也甚矣不可緩也溱洧鄭之二水狂
童忽也鄭之亂忽實啓之

褰裳二章章五句

羊刺亂也

子之羊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羊豐也巷門外道也君子親迎而婦人有以異
志不從者既而所與爲異不終故追念其君子

云尔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也將送也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庶人嫁者之服也伯叔君子之字也或曰
錦之爲貴而褰之爲尚將濟其欲者必由禮而
後可也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除地曰墀茹蘆茅蒐也除地以爲墀則茹蘆在阪不在墀矣女子絮己以居於室其室雖近而其人不可犯以非義如墀之遠茹蘆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女摯也徒取栗以爲禮而可以行室家之道矣非不尔思也子不由禮故不可得也東門鄭之爲亂者之所在也故墀栗皆曰東門又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

風雨淒淒雞鳴喑喑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喑喑然譬如君子雖居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夷說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衿學子之所服也禮父母在則衣純以青嗣
續也學校不修則有去者有留者而莫之禁故
留者念其去者而責之曰我雖不往見子子曷
爲不傳聲問我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青佩之組綬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達往來相見貌去學而游於城闕往來無所
爲耳而不來見我使我思之一日而若三月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

毛詩之叙曰忽之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
言人實廷女

揚水以求其能流雖束薪而有不能載矣譬如
失衆之君雖其私暱爲之盡力以求興之而衆
不與終不可得也是以稱其私相告教之言以
譏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失衆之辭也無信人
之言人實廷女失衆而多疑之辭也夫苟以人
言爲舉不可信則人將誰復親之者此所謂小

人之愛人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
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
巾聊樂我貞

鄭國男女相弃有出其東門而見婦人如雲衆
而無所從者曰此非我所思安得縞衣綦巾聊
以樂我哉縞衣白衣男子之服也綦巾蒼巾女

子之服也思室家之樂而不可得鰥寡相見之辭也

出其闈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闈曲城也闈城臺也荼茅秀也茹蘆所以染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零露以生而自傷

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
得故深思之曰苟有是人也必婉然清揚美人
也鄭無是人矣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其
願邂逅不期而遇也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
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也然則彼姝者
子何以畀之亦婦人也哉毛氏由此故叙以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信如此說則趙文子將不
受雖與伯有同譏可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

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渙渙冰釋而水盛也蘭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草
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粲其盈矣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瀏深也

溱洧二章章十句

詩集傳卷第四